



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dooc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古巴史

理查德·戈特 著 徐家玲 译

CUBA A New History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CUBA A New Histoy

ISBN 978-7-5000-9198-1



9 787500 091981 >

定价：58.00元



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古巴史

理查德·戈特 著 徐家玲 译

CUBA A New History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图字:01 - 2011 - 0510

CUBA: A NEW HISTORY

by

RICHARD GOTT

Copyright: © 2004 BY RICHARD GOTT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YALE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 - Mori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ENCYCLOPEDIA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CHINA PUBLISHING GROUP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巴史/(英)戈特著;徐家玲译.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7

ISBN 978 - 7 - 5000 - 9198 - 1

(世界历史文库)

I. ①古… II. ①戈… ②徐… III. ①古巴—历史 IV. ①K75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48633 号

责任编辑 郭银星

责任印制 倪亮

装帧设计 罗洪

出版发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话 010 - 88390635

印刷 北京永生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本 640 × 960 1/16

印张 33.25

字数 410 千字

印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5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世界历史文库》出版前言

在全球化时代,关注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发展的源流、现实和未来,不仅仅是新世纪人文学科的一个重点课题,也是许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兴趣所在。甚至,关注别国热点,不亚于关注自身状况,也已经成为心态开放、视野开阔的许许多多当代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然而,至今我国尚未出版过一套相对完备的世界国别史及地区史丛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虽然陆续推出过一些国别史、地区史,但既无规划,也很分散,而且主要集中在英、法、美、俄、日、德等大国,覆盖面过于狭小,更遑论完备与权威了。为此,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通过深入调研,邀约史学界专家进行多方论证,精心策划组织出版这套《世界历史文库》。

《世界历史文库》主要选收国别史、地区史的通史性著作,以国别史为主体,适当辅以地区史。计划共出版 80 种,2 年内出齐。文库编辑委员会特邀我国世界史学界著名学者专家担任学术顾问,精心遴选著作。编选者和学术顾问一致认为,每个国家、地区的历史只选一种著作,因而要求此一种应是在学界已获得广泛定评的上乘之作,且最好是最新成果,作者应为著名史学专家,原出版者也应知名的出版机构。原著使用的语种主要是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等,中文译者应基本上是史学专业人士或具有较高史学修养的翻译家。总之,学术性、权威性、完备性、可资借鉴性以及可读性,是《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所追求的目标。

显而易见,入选《世界历史文库》的著作,只是给读者们提供了关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历史一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在史学领域里,治史者所拥有的材料、眼光、立场以及才学识见的不同,必然导致历史研究结论与叙述状态的迥异,相信读者们会在阅读研究时注意加以辨别。上下数千年,人类一直在探寻自己的历史,寻找“信史”,追求“良史”,以期获得历史的真相和启悟。正如清代著名思

想家龚自珍所说：“出乎史，如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治史、读史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并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人类认识自身与寻求发展的需要。因而，寻找“信史”——要求史家叙述历史时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是其正当的要求。而追求“良史”——希望史家叙述历史时，在可信的基础上能正确揭示历史的内在真相与内在规律，达到“知兴替”而经世致用的目的，则是其最高的要求。宋代曾巩在《南齐书目录序》中曾提出“良史”的标准：“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就是要坚持提供“信史”的原则，努力追求“良史”的境界，竭诚为我国史学研究者提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并满足各界读者了解世界各国各地区历史的需要，增进国际文化交流，为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这是编辑委员会和各位学术顾问的共同心愿和追求。

编辑出版工作不周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 任 聂震宁

副主任 刘伯根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 沛 马汝军 王乃庄 王晓德 刘北成

刘新成 汤重南 李工真 李 平 李安山

李剑鸣 宋焕起 张贤明 陈 恒 侯建新

郭小凌 钱乘旦 高 毅 彭小瑜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 宋焕起 张贤明

副主任 李红强

成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卫东 王明毅 兰本立 郭银星



鸣 谢

这本在古巴写作的书，若没有古巴驻英国大使何塞·费尔南德斯·德科西奥·罗德里格斯（José Fernandez de Cossio Rodríguez）和新闻参赞勒内·蒙佐特（Rene Monzote）的慷慨支持，是不可能完成的。他们对这个项目给予了友好的关切，开放了许多渠道，还帮我争取到了对许多政府要员的采访。我最初是在1963年带着休·托马斯（Hugh Thomas）的介绍信到达哈瓦那的。数年后，我带着从他的女儿贝拉（Bella）那里得到的另一份相似却又不尽相同的名单踏上了归途。我对他们所给予的所有同事般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古巴的这些年，我得到了我的老朋友帕布洛·阿曼多·费尔南德斯（Pablo Armando Fernández）和他的妻子马鲁嘉（Maruja）的关照，同他们有过多次愉快的交谈；菲尔·阿吉（Phil Agee）也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从一个美国中情局（CIA）特工变成了一个旅行代理”的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乐天派，同时也是美国—古巴交流的促进者。在研究古巴的历史时，我受到了一批经常在中世纪修士般的条件下仍然孜孜不倦地坚持工作的历史学家们的影响，他们是：豪尔赫·伊巴拉（Jorge Ibarra）、菲·伊戈勒西阿斯（Fé Iglesias）、吉列尔莫·希门尼斯（Guillermo Jiménez）、费尔南多·马丁涅斯（Fernando Martínez）、欧尔佳·波图翁多（Olga Portuondo）和埃德华多·托莱斯-格瓦斯

(Eduardo Torres - Cuevas)，他们在不同的方面给予我相应的指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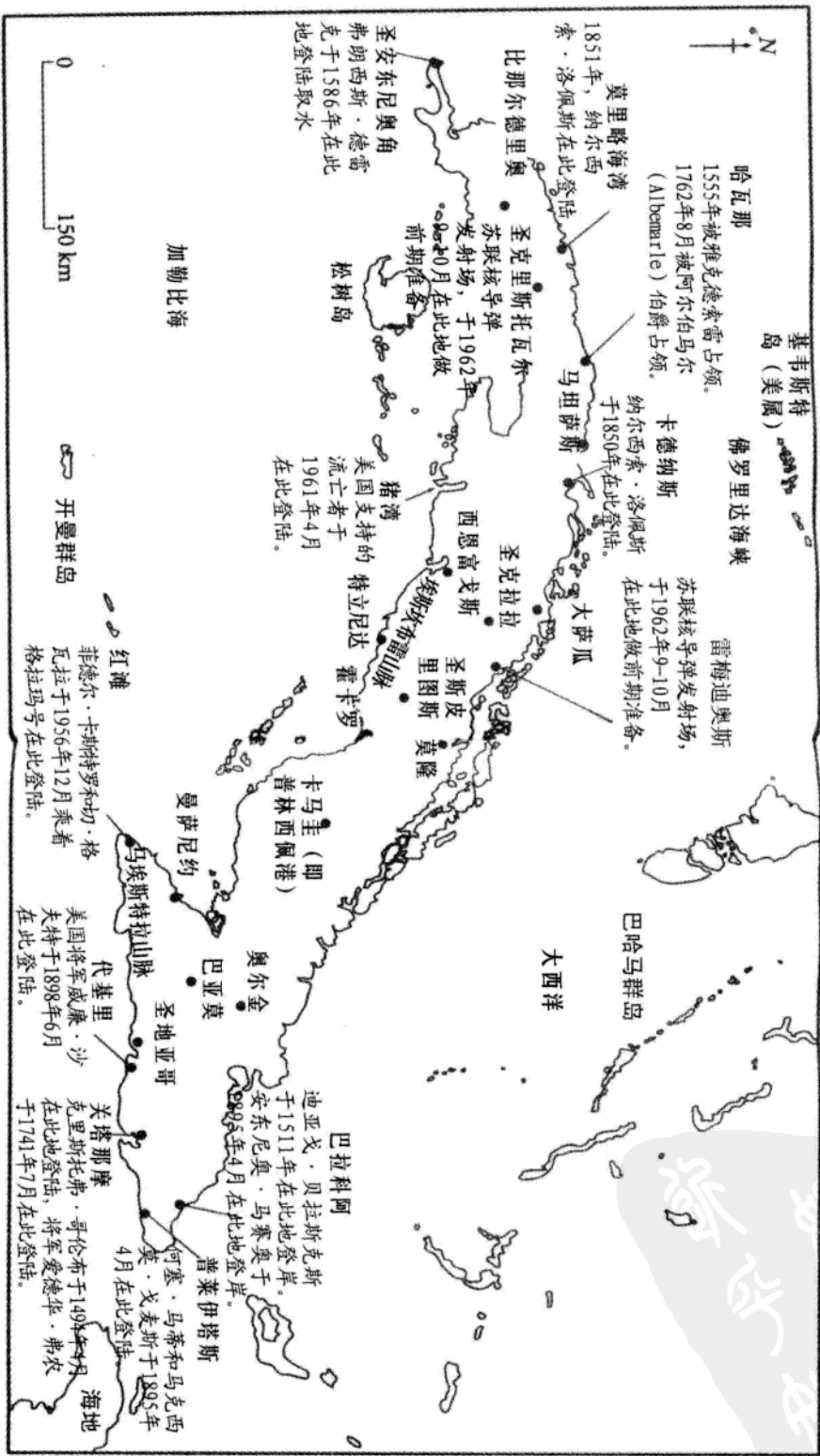
在伦敦，我得到了玛丽·图尔内 (Mary Turner) 的帮助，她经常给我提出有益的建议；艾米莉·莫里斯 (Emily Morris) 则在古巴经济方面给予我指导；维多利亚·布里廷 (Victoria Brittain) 给我提供非洲方面的知识；罗宾·布莱克本 (Robin Blackburn) 曾与我进行的关于古巴的谈话使我受益终身。还有其他许多人，包括阿利斯泰尔·亨内西 (Alistair Hennessy)、弗雷德·哈利迪 (Fred Halliday)、托尼·卡普西亚 (Tony Kapcia)、哈尔·克莱帕克 (Hal Klepak) 和让·斯塔布斯 (Jean Stubbs)，都有意无意地给了我启发和鼓励。同时，马克西米利·阿沃莱伊斯 (Maximilien Arvelaiz) 重新唤起了我对现代拉丁美洲史的兴趣。

耶鲁大学出版社的亚当·弗洛德海姆 (Adam Freudenheim，现就职于企鹅出版社) 最先提出了关于这本书的设想，同时他也是一个非常积极自信的编辑。十分荣幸的是，独具慧眼的桑迪·查普曼 (Sandy Chapman) 成为了我的终审编辑。和善的伦敦大学拉丁美洲研究院院长詹姆斯·邓克利 (James Dunkerley) 对我的初稿提出过周到缜密的意见，对此我不胜感激。

我的妻子费雯·阿什利 (Vivien Ashley) 在古巴之旅中一直激励着我，陪伴着我，我对她表示特别的感谢，同时也对切尔西和威斯敏斯特 (Chelsea & Westminster) 医院内视镜室的杰里米·汤普森 (Jeremy Thompson) 及其全体工作人员表示特别的感谢，他们帮助我熬过了一段漫长而困难的时光。

理查德·戈特 (Richard Gott)

伦敦和哈瓦那，2004年



序 言

1963年10月，我第一次造访古巴。当时，时常鞭笞加勒比海的大飓风刚从这座岛屿的中心和东部横扫而过。弗洛拉（Hurricane Flora）飓风摧毁了咖啡作物，毁灭了田地和农庄，毁坏了公路、铁路和桥梁，并且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像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同时也像一个典型的西班牙殖民时代的总督那样，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担负起了救援工作。在每个夜晚的电视节目中，他都在不屈不挠地进行着抵御洪水的斗争，鼓励其饱受磨难的人民：“革命的力量比自然更加强大。”我在那个还经历过另外一件不幸的事件，是在圣伊莎贝尔德拉斯拉哈斯（Santa Isabel de Las Lajas）举行的“节奏之王”贝尼·摩尔（Beny Moré）的葬礼。他是一名歌唱家，直到今天他仍被公认为是古巴最伟大的歌唱家之一。他的灵柩被一队士兵抬着，数以千计的送葬者挤满了乡村的街道。

那时的哈瓦那仍旧是一个富有且繁华的首都。它那殖民时代的建筑虽然已被夷为平地，但是它广阔的郊区——那里的小宫殿中挤满了享有政府津贴的乡下孩子——与美国南部那些引人注目的城市相比，别无二致。色彩鲜艳且富于想象力的招贴画仍然在醒目地宣传革命，据说是由美国的智威汤逊（J. Walter Thompson）广告公司（其在哈瓦那的分部已经完全投向革命）的平面设计师设计的。对于一个来自于

堕落、颓废并且仍然受到战争蹂躏的欧洲的来访者来说，“共产主义”的古巴比它残存的资本主义的虚饰外表更有吸引力。我为伦敦的左翼周刊《论坛报》（Tribune）有所保留地记录下了我的第一印象：

2 现在古巴革命即将进入第六个年头，令人咋舌的自信仍反映在革命的每个方面。许多事情可能会使人们对古巴心存不满，但是人们永远不能否认一个最重要的客观事实：这场革命仍然广受欢迎。中央集权统治的这五年，是激情大于其控制能力的五年；是充分认识到自我错误的五年；是美国敌意不断增长，直至以现在的封锁为顶点的五年；是资源匮乏日益严重的五年。所有这些，没有一样真正减弱了古巴革命的热情，或者有损于它的吸引力。

在那个年代，乘坐西班牙伊比利亚航空公司的英国造涡轮螺旋桨式子爵型飞机，从欧洲飞到古巴需要 24 小时，途经中部大西洋，在沿途的大部分岛屿起降。我去古巴时随身带着匈牙利裔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巴洛夫（Thomas Balogh）的两本著作——所有追求进步的拉丁美洲经济学家都要阅读的著作，还有一小块装在瓷罐里的斯提尔顿奶酪。

这块奶酪购于伦敦男人街（杰明街）的一家颇有名气的奶酪店——帕克斯顿和惠特菲尔德奶酪店（Paxton and Whitfield），是我的一位皇家国际事务研究院的智利同事克劳迪奥·维利茨（Claudio Véliz）送给我的，他在那里负责拉丁美洲项目。在刚刚访问哈瓦那返回后，克劳迪奥认为，一块斯提尔顿的熟奶酪是送给古巴共产党的幕后智囊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Carlos Rafael Rodríguez）最为合适的礼物。那一代的拉丁美洲共产主义者们（罗德里格斯于 1943 年加入巴蒂斯塔的内阁）都有着资产阶级的爱好，就像后来我从帕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那位智利诗人那里发现的。他享受着崇拜者对他所表示的敬意，即成箱的威士忌和罐装的鱼子酱。

哈瓦那机场的官员们对斯提尔顿奶酪表现得十分紧张和谨慎，他

们用织针去刺它，以确认它不是一枚炸弹。紧随失败的猪湾入侵之后，美国筹划的旨在破坏古巴政权的“猫鼬行动”最近已经被放弃，但是迈阿密的流亡团体对这座岛屿的恐怖袭击仍旧频繁发生。据之后由美国中情局公开的一则报告称，在11月，也就是我来此的一个月后，一名间谍在巴黎将一支钢笔枪交给了古巴的联络人，以使用它来暗杀卡斯特罗——就在美国总统肯尼迪遭枪击的当天。所以说，古巴人对待那些不速之客携带的礼物持谨慎态度，是可以理解的。

在哈瓦那的那段时间里，维利茨委托当时的古巴工业部长切·格瓦拉，为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季刊《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撰写文章。我的任务之一，就是去接收他的手稿。我被介绍给多位在格瓦拉的经济部工作的拉丁美洲人，不久之后，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就能够在这座岛屿上游历，近距离地观察革命，同时等待一个与格瓦拉会面的机会。

我驱车前往比那尔德里奥（Pinar del Rio），坐飞机前往圣地亚哥，然后在马埃斯特腊的群山中穿行，去探访卡斯特罗原来的游击队营地。哈瓦那通往圣地亚哥的道路被洪灾阻塞，想要从这座城市出行，只能依靠一辆苏联赠送的四轮驱动的吉普车。回到哈瓦那，在我入住的宾馆门口，我看到卡斯特罗正从车里出来，于是我用了一晚上的时间聆听他在革命广场集会上的讲话。我与安东尼奥·努涅斯·希门尼斯（Antonio Nunez Jimenez）进行了面谈，他是游击战的专家，曾经为格瓦拉介绍过有关古巴独特的地理地势问题。我与尼古拉斯·纪廉（Nicolas Guillen）会过面，他是一个来自激进家庭的古巴黑人诗人，最后我终于能够在我们进一步讨论最新的农业改革——这一个小时中我们谈论的令人兴奋的话题——之前将那块现在多少有些潮气的斯提尔顿奶酪送给卡洛斯·拉斐尔。我甚至为格瓦拉的部里那些满心疑惑的官员们做了关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讲座。

直到最后一个晚上，我才见到了格瓦拉本人。我被带到了在一个在苏联大使馆花园中举办的招待会上，那是一个例行的外交庆典，每年都会举办，以庆祝十月革命的周年纪念日，受邀的古巴人因新奇而兴

奋不已。午夜之后，格瓦拉在一个由朋友、保镖、随行人员组成的小团体的陪伴下，戴着他标志性的黑色贝雷帽，穿着敞开到腰部的衬衣，阔步走进了会场。他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美。在过度仰慕音乐家的时代来临以前，他就已经拥有了摇滚明星般的耀眼光环。无论正在做什么事情，人们都停了下来，只是注视着这位革命的缔造者。“如果他进入一间屋子，所有的事情都会围着他转……”一位有着相似经历的阿根廷记者——朱莉娅·科斯滕拉对正在为格瓦拉传记做访谈的乔恩·李·安德森（Jon Lee Anderson）如是说，“上天赐予他无与伦比的吸引力……他有着与生俱来的无法估量的魅力。”这是恰如其分的描述。

格瓦拉在世的时候，拥有超凡的吸引力，当他死后成为曼特尼亚^①式的偶像人物及安迪·沃霍尔时代流行音乐招贴画上的一个迷人形象之前很久，就是如此。就像特洛伊的海伦一样，他拥有让人们愿意为他而死的魅力。在哈瓦那的那个温暖的秋夜，他坐在使馆花园的一个角落里，所有人都聚集在他的周围。人们互相介绍，热烈地交谈。我没有记住当时人们所讨论的东西。那时，我仅是一个年轻的、学识浅薄的、略通西班牙语的初涉政海者，如同飞蛾那样——像那些来自欧洲和美洲的数以千计的叛逆者和冒险家一样——被炽烈的革命火焰吸引到古巴来。格瓦拉有些随意地告诉我，他还没有写完我要取走的那篇文章，全文会在几个星期后被邮寄到伦敦去。

革命并非一帆风顺。虽然支持卡斯特罗的人（fidelistas）已经掌握政权达五年之久，但是我遇到的在经济部和哈瓦那大学工作的许多人都对革命信心不足。旧秩序显然已经被摧毁了，但是新的时代仍旧迟迟没能到来。在圣地亚哥，我同一名来自东德城市莱比锡的年轻教授进行了交谈，他在早上7点教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他沮丧地发现，没有一个古巴学生在这个时间能睡醒。但是，作为一名革命的旁观者，

^①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北部帕多瓦画派代表画家（1431—1506），以其绘制的壁画，特别是人物画而闻名于世。

这个国家的动荡不安本身就具有吸引力，充满希望。古巴人似乎以一种义无反顾的热情穿上了新的马列主义的外衣。我注意到，我的一位古巴朋友访问了布拉格。他惊讶地发现，卡夫卡（Kafka）居然不是一位民族英雄！即使在革命时期，自由主义思想在古巴仍然被允许存在。“让赫鲁晓夫（Khrushchev）皱眉蹙额的抽象艺术在这里繁荣发展”，我写道，“哈瓦那的所有家庭都能够收看《甜蜜的生活》（*La Dolce Vita*）^①。”在五年的剧烈动荡之后，未来革命将如何发展看起来仍是一片空白，而这张白纸如今即将被书写。

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同切·格瓦拉见过面——尽管在四年后的10月，我非常突然地看到了他的遗体。1967年10月，一个星期一的下午5点，当一架直升机从天而降时，我正在玻利维亚山城瓦里格兰德（Vallegrande）的机场，直升机的起落架处用绑带固定了一个担架。几小时前，格瓦拉被玻利维亚军队高层下令枪决了。由于前一天晚上有一名在圣克鲁兹（Santa Cruz）附近军事训练团中工作的美国官员透露了格瓦拉被俘的消息，我连夜驱车数个小时赶往玻利维亚军方的前方基地瓦里格兰德。在那里，一名紧张不安的指挥官告诉我，不准许继续前往拉伊格拉（La Higuera），这个位于前方的村庄就是格瓦拉被关押的地方。那个年代的玻利维亚，在没有军事许可的情况下，是不允许从城镇里外出的。

那天下午的晚些时候，瓦里格兰德的所有人都聚集在飞机场上，直升机到达后，格瓦拉的遗体被转移到了一辆小型雪佛兰货车上。这辆货车驶离机场，进入城镇，转进了当地的一家小医院。格瓦拉被放置于一个露天洗衣场的平底水池上。这次行动是在美国中情局的一名负责古巴—美洲事务的特工的控制下实施的，当时我们所知，他的名字是“爱德华多·冈萨雷斯”，是当时在游击区行动的两个特工之一。当我问到他是哪里人的时候，他给了个神秘的答复，“哪儿的都不

^① 又译为《露滴牡丹开》，著名导演费里尼的“背叛分部曲”之一，1960年上映，马斯楚安尼、艾克伯格、艾柏等主演。——译者注

是”。在场的人中，唯有我们两个曾在格瓦拉生前见过他，可以证实这就是他本人。

成群的村民涌入了洗衣场的院子中，只为去看一眼死去的格瓦拉，我在人群中停留了半个小时左右，被他那双睁着的让人过目难忘的眼睛所吸引。之后，我经过了整整一晚上 8 小时的长途旅程，乘坐吉普车返回了圣克鲁兹，想办法将这个 message 公之于众。

1967 年，格瓦拉的死终结了许多人同古巴革命的浪漫主义式的联盟，随后的一年，卡斯特罗公开发表尖锐言论，反对亚历山大·杜布切克的“布拉格之春”，并更进一步地正式将古巴革命纳入苏联支持者的阵营中。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我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一直在对哈瓦那进行访问，对拉丁美洲游击运动的历史和斗争进行着自己的研究。就像其他许多人一样，在我的记忆中保留着早年对古巴革命的热情，古巴人民及其不懈的斗争经历对我造成的持久影响，还有对他们岛屿的悠久历史持续不断的兴趣。我在 30 年后重返哈瓦那以便将这些记忆写下来。



引言：古巴人民

5

卡萨大酒店（Casa Granda）颇具人气的露台咖啡厅临街而建，俯瞰着位于古巴圣地亚哥城（Santiago de Cuba）中心树木枝繁叶茂的殖民时代的广场。在远方，矗立着一座有着阿拉伯式装潢的古老木制房屋。这座房屋建成于16世纪早期（一些人是这么认为的），目的是纪念这座岛屿的征服者迪亚戈·德·贝拉斯克斯（Diego de Velasquez）。左侧是一座庄重而又现代的20世纪大教堂，右侧则是市议会办公室的阳台，1959年1月2日，即革命的第一天，菲德尔·卡斯特罗就在那里对群众进行讲演。

每逢周六，露天咖啡厅里都会挤满了举办“成人礼”（*quinceaños*）的女孩和她们的父母、好友。漂亮的15岁女孩们穿着飘逸的白色衬裙，在此害羞地庆祝她们的生日——同时也是步入成人世界的仪式。这些出场的女孩及其家庭成员高矮不一，身材各异，肤色也不同——有黑人、白人和黑白混血儿。这种景象是对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仪式的重现，但是就像在古巴发生过的许多事情一样，它在100年前是不可能发生的。那个时代，想要在城镇的中心看到这种社会上种族大融合的情景是不可能的。

今天的古巴是一个新生的民族。直到卡斯特罗革命之后，古巴的社会才开始凝聚起来，成为一个团结和统一的国家。在西班牙帝国主

义者历时数世纪的专横统治下，直到 1898 年之前，古巴的居民都被按照种族、阶级和原籍、裔系分割开来。这个国家历史的显著特征，就是种族暴力、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白人对黑人及所有其他种族的迫害。城镇和大部分乡村中的人都在极度的恐惧和不安中度过了他们的一生。征服、反抗、奴隶起义、海盗入侵、失败的独立战争以及失败的革命，这一切似乎都在喘息之间相继发生。直到 1959 年，古巴的政治斗争才被枪炮解决了。19 世纪来此游历的旅行者们经常会记录道，街头根本见不到任何女人。她们被以充分的理由关在家里。^①

6 现在的古巴人，大部分是白种人或黑白混血儿，但是在这座岛屿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超过一半的居民是黑人，绝大多数都是奴隶。长期以来，黑人和白人的比例变化不大。直到 19 世纪中期，西班牙殖民当局致力于通过鼓励白人移民的方式，来使居民成分“白人化”。此外，这几十年间奴隶的输入变得更加困难，虽然奴隶制仍然被允许存在，但是奴隶贸易是非法的，这些都使得白人的比例日益上升。1886 年，古巴的奴隶制才被正式废除。^②

古巴的黑人来自不同的地区。他们来自于遍布在西非漫长海岸线上的，从北部塞内加尔到南部安哥拉的众多部落和民族——甚至还来自非洲东南海岸的莫桑比克。他们有着不同的语言、信仰和音乐。在 19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在古巴这个他们被运抵的新家园中，他们都保持着这些差异。为了维护其共同的利益而形成的黑人社团和救助社保持了他们的特性。

第一批黑人奴隶是随着 16 世纪初西班牙殖民浪潮到来的，他们被安置在金矿和铜矿中工作，之后则是烟草农场。在 18 世纪和 19 世纪，大多数黑人奴隶在甘蔗园中生活和劳动，其他人则是作为家中的佣人。但是，黑人中的许多人——虽然数个世纪以来他们的数量不断变化，

① Luis Martínez-Fernández, “Life in a ‘Male City’ Native and Foreign Elite Women in Nineteenth Century Havana”, *Cuba Studies*, vol. 25, 1995.

② 在加勒比海的其他地区，奴隶制的终结要早得多，集中在 1834 年到 1848 年间。在美国，它终结于 1863 年；在巴西，它终结于 1888 年。

但是加勒比海地区总是要多于其他地方——则根本就不是奴隶。被称为“自由的有色人”或“有色的自由人”的这些人，通常都是城市工人，成为雇佣工人或工匠，有的时候则成为独立的小生意人。20世纪起，新的黑人移民开始了，这些人来自于牙买加和海地。他们是作为合同工，带着回程的船票来到这里的，但是后来许多人都留了下来。这些自由黑人并非是古巴下层社会的唯一组成部分。在社会下层不同种族间的通婚，创造出了一个黑白混血儿人口群体，在外人看来，这种现象是这个国家的显著特点，但这种说法并非完全准确。实际上，古巴的种族融合有着显著的阶级性和分裂性。

在数个世纪中，古巴居民中的白人，也被分为不同的群体。虽然大多数人来自西班牙本土，从加那利群岛渡海而来。其他人则来自欧洲的其他地方，确切地说，是来自前哈布斯堡帝国的所有国土——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奥地利、波兰、荷兰——同时还有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在20世纪，也有一小股移民浪潮随着美国于1898年到1902年之间对古巴的占领而到来。

就像非裔古巴人一样，来自西班牙的移民保持着强烈的地域差异感，他们骄傲地自称来自加利西亚或阿斯图里亚斯、安达卢西亚或者莱昂、加泰罗尼亚或者巴斯克地区。整个19世纪乃至20世纪共和国时代的最初几十年间，在俱乐部、“赌场”和互助社中，他们仍然保持着西班牙人的传统，以确保他们的子女获得良好的教育，并且使他们的女儿在特定的群体中婚嫁。

古巴白人中的许多人是作为拓殖者和农民来的，但是多数人很快就改弦易辙，到城市里去谋求发展，他们控制了国家的官僚机构、商业、贸易和工业。作为在国家政治中，不管是在殖民统治还是在反抗运动，抑或是在反叛战争中占据首要地位的一个群体，西班牙的移民及其后裔总是占据着历史书中的绝大篇幅，这种现象一直持续着，直到近来学术界为公平起见，开始研究其他弱势群体的历史。

因为总是被国家黑人居多的状况所困扰，白人殖民者们不断地号召人们从欧洲向此地进行移民，试图以此来保持他们的统治地位。无

论是在 1898 年古巴从西班牙手中解放出来之前还是之后，激进的统治精英们都经常积极地鼓励白人移民。这些精英们所公开宣称的使居民“白人化”，并保持白人移民有数量上的优势地位的目标基本上实现了。移民浪潮从西班牙统治的时代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30 年代 [其中还包括菲德尔的父亲——安吉尔·卡斯特罗 (Angel Castro)]。到了 20 世纪中叶，人口中的黑人比例大幅度下降了——根据官方的统计数据——从 50% 减少到了不足 30%。

多民族古巴的第三个组成群体是土著居民，即除了近代的移民之外的大部分古巴原住居民，他们存在的痕迹通常都被忽略或者被否认。尽管圣地亚哥的学者们思想更自由开放一些，但其重要性仍被今日哈瓦那的多数古巴历史学者所贬低。尽管这些年来与之相悖的证据越来越多，但是官方仍然固执地坚持，泰诺人 (Tainos)，这些在哥伦布 (C. Columbus) 到来前占据了这座岛屿许多个世纪的土著民族，在殖民征服的初期已经灭绝了。

显然，事实并非如此。这座岛屿的原住民有许多幸存了下来，居住在官方指定的土著人居住地和群山中的部落里，这种情况至少维持到了 19 世纪，并且他们也同那些新来的人们通婚，尤其是同黑人。他们的地名仍然留有过去的痕迹，他们的词汇中的许多词语，遍布在现在古巴通用的西班牙语中。“古巴”本身就是个印第安语词。哥伦布曾听到巴哈马群岛的土著居民谈到一座被称为“古巴”和“古巴纳坎” (Cubanacan) 的南方大岛。印第安人宽敞明亮、通风良好的波希奥 (bohios) 茅舍——一种用棕榈叶建造的小屋——被西班牙殖民者所接受，现在仍能在乡下的一些被人遗忘的地区看到，或者在海滩的旅游旅馆的建筑风格中重现。

古巴人口中的另一个小群体就是中国人，他们是在 19 世纪中期，作为替代非洲奴隶的契约劳工被运至这里的。当国际上反对奴隶贸易的运动最终获得胜利的时候，种植园主们必须去寻找新的劳动力来源地。

8 古巴的这些不同的人群——印第安人、西班牙人、非洲人和中国

人——总是经历着长期暴力冲突的历史，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被两个始终存在着的主题所主宰：对内部安全的探寻和外来进攻的威胁。作为位于敌方海域中的远离两个大陆海岸线的一座大岛，古巴很难摆脱这两种状况的纠缠。古巴的暴力史比殖民统治的历史要早得多。在西班牙人永久移居到这里之前的数个世纪里，岛上的土著居民就已经被一代接着一代、源源不断到来的拉丁美洲森林民族们所取代，并不断被迫迁移，这些人从奥里诺科河三角洲地区（Orinoco Delta）涌出，乘木筏沿着加勒比海群岛进入古巴。这种古巴被征服前的居民们所经历过的外来威胁和内部动乱一直持续着，在1511年迪亚戈·德·贝拉斯克斯（Diago de Velásquez）和他的西班牙征服者到来后，这种情况变得更加严重了。

最早移居到古巴的那代居民所遇到的最为突出的问题是自然灾害。热带风暴、飓风和龙卷风的频繁袭击已经成为贯穿其历史的常态，至今如此。每年带来死亡和毁灭的飓风季的历史影响，在路易斯·佩雷斯（Louis Pérez）关于自然力量对古巴发展的影响这一引人注目的研究中被重点强调了。他谈到了“huracán”是如何从当地土著语言变成一个西班牙语词汇的。“泰诺印第安人用‘huracán’来表示庞大无比，具有摧毁性威力的，来自大地四面八方的以风的形式存在的致命力量。”^①

16世纪，第一批基督教世界的冒险者进入了这个长期动乱、充满挑战的环境中，带着他们的士兵、海员、定居者、商人、工匠和牧师——还有与日俱增的黑人奴隶。第一代的新来者很快就放弃了这座岛屿，在16世纪20年代乘船离去，前往征服墨西哥和秘鲁，30年代去征服佛罗里达。他们留下了那些可怜的永久定居者，这些男人和妇女因为与土著居民之间剑拔弩张的关系而惶惶不可终日。

征服初期，定居者在整座岛屿的不同地点上，为自己建造了少量的小城镇，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的政令都未能走出他们的外

^① Louis Pérez, *Winds of Changes: Hurrican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Nineteenth - Century Cuba*,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0, p. 17.

围防御工事。在山区里居住了数个世纪的土著居民中的幸存者，多数与西班牙人和黑人奴隶通婚，他们长期处于阴郁状态下，会不时发生摩擦，最终演变成武装反抗或起义。在这座岛屿的悠久历史中，许多地区都是不存在法律、政府和财产权的处女地。在这座岛屿上，被遗忘的印第安群体以及亡命的黑人奴隶，都住在与世隔绝的帕伦克（palenques，即设防的隔离区）中。从这样的传统中滋生出了从18世纪中叶就开始滋扰农村地区的盗匪活动，并且产生了大量参加19世纪独立战争和20世纪那些起义活动的粗暴的起义军人。

- 9 移民同印第安人之间偶发的冲突，贯穿了征服后的第一个世纪，连绵不断。很快，除了长期存在的内部威胁外，来自国外的袭击也随之而来——这是古巴历史上另外一个长期存在的特点。紧随西班牙人之后，其他欧洲国家的海员和殖民者也进入了加勒比海地区——有法国人、英国人和荷兰人。这些新殖民者将欧洲的内部纷争带入了这片新发现的热带地区，在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这里的争斗时而发生。他们占领了毗邻古巴的岛屿，并且以海盗的方式，长期在海岸线外徘徊，只要看到能够进行贸易、获取钱财或者能对那些拒绝合作的人进行破坏的机会，他们就会猛扑过去。

如果说在最初的几个世纪里，白人移民们的人生酷烈而短暂的话，那么黑人奴隶所能得到的就更少了。那些能够在跨越大西洋的严酷旅程中幸存下来的人，都会被烧红的烙铁打上标记，送到种植园去工作，如果他们显示出反抗或者不愿工作的迹象的话，就会遭受毒打或者被伤害致残。这些人中，男性在数量上远远多于女性，并且一些宗教机构为了省钱只雇佣男性奴隶，这就成为了他们的不满和性压抑的源头。^①

^① “1795年一位从牙买加到古巴旅行的游客（可能是新教徒）提到了古巴岛上从属于大型教团的最大最好的制糖企业的数量，这些教团都是贪婪的庄园主。在禁止性行为的掩饰下，他们购买大量的男性黑奴。那些自然本性受到压制、心情沮丧的黑奴，就像最初的罗马人一样，抢夺妇女，并且带着她们躲入山中。”见 R. C. Dallas, *The History of Maroons*, London, 1803, p. 60.

到19世纪，作为潜在的劫掠者，美国加入了那些已经将势力范围延伸到加勒比海和中美洲的贪婪的欧洲列强的行列。^①在拉丁美洲的各个地区，当西班牙帝国的总督们纷纷被当地的移民军队所打败的时候，古巴仍然保持着其对西班牙王室的效忠。看似荒谬的是，正是欧洲同美国之间的激烈竞争，使得古巴能够在这个世纪末之前都处于西班牙的控制之中。西班牙帝国在加勒比海的统治时间被延长了，这在某种程度上像极了世界另一端的土耳其帝国。为避免它的灭亡带来更糟的后果，欧洲列强竟使这个帝国延续到了20世纪。

西班牙最终于1898年撤离了古巴，这时距离1895年古巴最后一次独立战争的爆发已经过去了3年。在这一年，尽管古巴军队尽了自己的努力，还是由美国实施了对西班牙致命的一击。美国人侵入并占领了这座岛屿，迫使西班牙帝国投降。美国军队同其他军队一起，在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率领下，在关塔那摩湾（Guantanamo Bay）附近登陆，与此同时美国海军在圣地亚哥沿海摧毁了西班牙舰队。

1898年，西班牙终于从古巴退出，1902年美国也随后撤出，但这丝毫没有减少这座岛屿上的居民们所受到的暴力侵害。内部的起义和外国的干涉，在20世纪的前60年里，仍旧是这个国家历史的显著特征，这种情况直到1959年卡斯特罗革命后才改变。在独立战争期间形成了一种被美化了但实际上有害的传统，即每当选举产生了有争议的结果时，无论选举本身公正与否，都会有人拿起武器，带着少数人前往山区（*manigua*，古巴的农村中的穷乡僻壤）。在1952年巴蒂斯塔（Batista）的军事政变后，年轻的男人（和女人）认为拿起武器进山，在农村大肆破坏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同时他们在城里的同谋们则

10

^① 西班牙、法国、葡萄牙、英国、俄国甚至德国都在古巴的历史上留下了印迹。1942年8月，德国海盗的一艘潜艇进攻并击沉了两艘古巴货船。这一事件促使古巴总统巴蒂斯塔允许美国在比那尔德里奥（Pinar Del Rio）建立军事基地，为美国和英国训练空军人员。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在战争中的任务就是寻找德国潜艇，科科岛（Cayo Coco）后来成为了著名的旅游胜地，因为海明威在其著作《岛在湾流中》（*Islands in the Stream*）中描述了他在这里的经历。

囤积来自海外的军火，筹划爆炸事件，并进行着后来被称为“恐怖主义”的活动。

革命的一个不容否认的成果是带来了国内的安全和稳定，这还是这座岛屿历史上的第一次，尽管古巴人民为此付出了相当高的代价。外部的威胁没有消失，事实上还与以前一样多。美国人威胁要恢复他们对古巴的支配，并在1961年派出了一支侵略军。1962年，另外一个庞大的欧洲帝国苏联又迅速进入古巴的历史，虽然从时间上来看有些迟了，但它作出了在这座岛上部署核弹头这样野心勃勃的决定，让整个世界大吃一惊。就像其他的欧洲帝国曾经做过的那样，苏联也将它的势力延伸到了加勒比地区，试图对这座岛屿施加影响。俄罗斯人声称，他们这么做，是为了支持卡斯特罗对其敌人进行的革命斗争，但是就像所有的大帝国一样，他们其实是有自己的打算的。

为了对外部干涉作出回应，同时遵循19世纪20年代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提出以来的既定政策，美国决定对古巴实施贸易禁运，并赞助对它进行类似于对17世纪海盗那样的攻击。之后，到了20世纪末，在古巴人拼命摆脱这种枷锁的努力下，古巴周围的海域再次挤满了从事非法贸易的商船。许多曾经满载烟草和鼻烟、糖和朗姆酒的海盗船，现在则运载着大麻和可卡因。

在这些船只中，有少数并不结实的小艇，专门从古巴和加勒比海的其他岛屿上将偷渡者运到佛罗里达去。这种不受管制的移民，除了在1980年到1994年间的偶尔几个时段外，是不被古巴和美国所允许的。但是，随着美国人越来越富有，加勒比海诸岛和中美洲诸小国变得日益贫困，人们对北美经济的强大吸引力几乎无法抗拒。

如这本书想要阐明的那样，古巴人民有着充满冲突和动乱过去。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在21世纪也无法消失殆尽。革命或许可以为这座已开发500年的岛屿带来社会安宁，但是它的实现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当卡斯特罗在其演说的结尾处援引加里波第的话，“Patria o Muerte”（为祖国毋宁死）时，并非是仅仅以此作为一个浪漫的修辞。因为，他和他的人民都对这句跨越了几个世纪的话语有着深深的共鸣。

鸣 谢 / 1

序 言 / 1

引言：古巴人民 / 1

第一章 危险的殖民：屠杀、奴隶制和海盗

(1511—1740) / 1

阿图伊 (Hatuey) 和迪亚戈·贝拉斯克斯 (Diego Velázquez)：印第安酋长与西班牙征服者间的对抗 (1511) / 1

古巴的印第安人发生了什么事？ / 15

输入黑奴人口 / 19

德雷克 (Drake) 战鼓之打击 (1586) / 23

蔗糖和烟草：岛上财富在 17 世纪的发展 / 37

第二章 西班牙帝国面临挑战 (1741—1868) / 40

关塔那摩 (Guantánamo) 落入海军上将弗农 (Vernon) 手中 (1741) / 40

哈瓦那落入阿尔伯马尔 (Albemarle)

伯爵手中 (1762) / 43

西班牙对古巴的新兴趣 (1763—1791) / 45

圣多明各奴隶起义 (1791) / 47

奴隶数量的快速增长 (1763—1841) / 50

第一场独立风暴 (1795—1824) / 53

鼓吹白人移民的强烈呼声	/ 59
美国干涉的开端 (1823—1851)	/ 65
古巴的奴隶制受到英国人的攻击 (1817—1842)	/ 68
黑人起义：梯刑 (La Escalera) 密谋 (1843—1844)	/ 75
纳尔西嘉·洛佩斯和美国兼并的威胁 (1850—1851)	/ 79
第三章 独立战争与占领 (1868—1902)	/ 85
亚拉的呐喊 (Grito de Yara) 和十年战争的爆发 (1868)	/ 85
勒松迪 (Lersundi) 将军和志愿者占据哈瓦那 (1868—1869)	/ 89
起义者关于奴隶制度和兼并的争论	/ 94
《桑洪 (Zanjón) 条约》和《巴拉瓜 (Baragua) 抗议》	/ 98
何塞·马蒂 (Jose Martí) 和新的独立之梦	/ 102
传道者之死 (1895 年 5 月)	/ 109
西班牙和古巴再起战端 (1895—1896)	/ 112
韦勒将军之集中营的发展 (1896—1897)	/ 115
“记住缅因号!”：美国对古巴的干涉 (1898)	/ 122
伍德将军和美国占领古巴 (1898—1902)	/ 130
被“抵押”的独立：《普拉特修正案》(1902)	/ 139
第四章 古巴共和国 (1902—1952)	/ 142
美国控制下的共和国：埃斯特拉达·帕尔马 (Estrada Palma) 和查尔斯·马古恩 (Charles Magoon) (1902—1909)	/ 142
一个为西班牙白人殖民者建立的共和国	/ 149
共和国抵制黑人：埃瓦里斯托·埃斯特诺斯 (Evaristo Estenoz) 与 1912 年大屠杀	/ 153
共和国的投机者：马里奥·梅诺卡尔 (Mario Menocal) 和伯特·克劳德 (Bert Crowder)	/ 159
独裁下的共和：格拉尔多·马查多——热带的墨索里尼 (Mussolini)	/ 165
革命者的共和国：安东尼奥·吉特拉斯和 1933 年革命	/ 174
弗尔亨西奥·巴蒂斯塔组织的共和国 (1934—1952)	/ 183
第五章 卡斯特罗革命爆发 (1953—1961)	/ 190
卡斯特罗对蒙卡达的进攻 (1953 年 7 月 26 日)	/ 190

格拉玛号登陆和革命战争 (1956—1958)	/ 199
革命的开端: 1959 年 1 月	/ 214
革命中的黑人 (1959)	/ 224
革命对外国的影响 (1959—1960)	/ 229
美国对革命的反应 (1959—1960)	/ 233
苏联对革命的反应 (1959—1960)	/ 237
“第一次哈瓦那宣言”: 革命换挡提速 (1960)	/ 240
革命时期的经济 (1959—1961)	/ 244
扫除文盲的运动 (1961)	/ 247
第六章 革命的政权 (1961—1968)	/ 250
流亡者在猪湾入侵 (1961 年 4 月)	/ 250
1962 年 10 月的导弹	/ 258
卡斯特罗和苏联的早期“蜜月” (1963 年 5 月)	/ 276
卡马里奥卡港 (Camarioca) 的首次开放 (1965)	/ 288
输出革命: 拉丁美洲 (1962—1967)	/ 294
输出革命: 古巴黑人重返非洲 (1960—1966)	/ 299
输出革命: 动员美国黑人	/ 308
输出革命: 切·格瓦拉对玻利维亚的远征 (1966—1967)	/ 316
第七章 在苏联阵营内 (1968—1985)	/ 321
“布拉格之春”——向苏联阵营的决定性转变 (1968)	/ 321
“1 000 万吨!”——1970 年制糖目标的失败	/ 327
“勃列日涅夫 (Brezhnev) 时代”: 在苏联阵营中重塑国家形象	/ 331
国内外反苏阵线 (1968—1972)	/ 335
向大陆开放: 卡斯特罗访问阿连德领导的智利 (1971)	/ 338
卡斯特罗迅速保护安哥拉 (1975)	/ 341
由游牧部落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卡斯特罗和埃塞俄比亚革命 (1977)	/ 348
卡特时代的哈瓦那、华盛顿和迈阿密 (1976—1979)	/ 355
第二次移民: 马列尔偷渡事件 (1980)	/ 363
尼加拉瓜和格林纳达的革命 (1979)	/ 366

第八章 孤立的古巴 (1985—2003)	/ 372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莫斯科的新秀 (1985)	/ 372
古巴在奎托瓜纳瓦莱的胜利 (1988)	/ 377
阿纳尔多·奥乔亚的死刑判决 (1989)	/ 381
“和平时期的特殊阶段” (1990)	/ 389
第三次人口大外流：马雷贡 (Malecón) 大道上的叛乱 (1994 年 8 月)	/ 405
《托里切利法》和《赫尔姆斯-伯顿法》(1992 年和 1996 年)	/ 409
教皇约翰·保罗访问哈瓦那 (1998)	/ 416
埃连·冈萨雷斯事件 (1999)	/ 421
异议和对立 (1991—2003)	/ 426
21 世纪的古巴	/ 430
卡斯特罗辞职 (2008 年 2 月)	/ 433
后 记	/ 435
附录 1	/ 441
附录 2	/ 443
附录 3	/ 445
深入阅读指南	/ 449
索 引	/ 453
译者说明	/ 504



第一章 危险的殖民：屠杀、 奴隶制和海盗（1511—1740）

阿图伊（Hatuey）和迪亚戈·贝拉斯克斯（Diego Velázquez）：印第安酋长与西班牙征服者间的对抗（1511）

巴拉科阿（Baracoa）一年四季气候炎热、潮湿，可能由于那些见证，这个古巴（Cuba）东北部的小港口折射出少许的历史氛围。被挤在高山和大海之间的几条街道两边排列着陈旧的木屋，它们和两座古老的石筑防砦一样，是西班牙帝国权威的残余。一个更为现代的建筑是屹立于小型机场旁的苏维埃式的大饭店，这座被雨水侵蚀而褪色的水泥建筑，是另一个消逝的帝国留下的纪念。在一座石筑防砦中有一个小博物馆，其庭院中屹立着阿图伊的半身雕像。他是1511年第一批西班牙人登陆时，巴拉科阿土著反抗武装的领袖，像现有的古巴历史以前和以后的许多人一样，他是一个来自东方今天被称为海地（Haiti）的国家的难民。古巴是一个岛屿，但它也是庞大的加勒比（Caribbean）群岛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历史在这个不可改变的地理环境中衍生。

今天，沿着一条穿越群山的之字形道路前行，很容易到达巴拉科

阿，但在以前的若干个世纪中，巴拉科阿一直与古巴岛的其余部分相隔绝。它的对外联系主要依靠海路，向东穿过向风海峡（Windward Channel）到达海地，向北则通往美国（United States）——在 20 世纪 30 年代，人们经常从这里的小港湾将椰子和香蕉运到美国。

20 世纪 60 年代，卡斯特罗革命时修建了这条路，那时古巴仍投资于大型工程上。这项工程在 20 世纪 50 年代得到从前的独裁者巴蒂斯塔的允许而修建，但是从未完工。当 1963 年两位革命英雄切·格瓦拉和劳尔·卡斯特罗（Raúl Castro）来这里出席一个由慷慨的国家出资建立的可可工厂成立仪式时，这条道路保证了这里短期的经济繁荣。虽然在陡峭的山路上行驶，汽车可能坠崖，但这里的巧克力产品仍不断向外售出，这是政府更重视稳定的贸易而非个人安危的典型实例。

12 困难时期的另一个迹象是一半以上的当地居民脱离了天主教，现在他们都转入了新教的教堂，在今天的拉丁美洲（Latin America）发生了这一重大的体制性改变，古巴无疑不能置身事外。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巴拉科阿是来自西班牙的天主教斗士在古巴的第一个登陆点，而且一个来自欧洲帝国的士兵很快卷入与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新教派的支持者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中。

对于第一批征服者而言，选择巴拉科阿作为登陆地点是愚蠢的，但也许他们并不熟悉这一地区，并且也没有其他选择；也许他们是听从了哥伦布的建议，因为哥伦布在 1492 年第一次到加勒比地区探险时曾经瞥见了这个地方，并在报告中热情洋溢地描述了它。巴拉科阿是距离海地最近的港口，1511 年迪亚戈·德·贝拉斯克斯正是从这里发动了对古巴的远征。^①

那时的巴拉科阿居民像其他古巴人一样自称为泰诺人，他们被最早的西班牙访客视为淳朴的人群。一位目击者描绘说，他们“逆来顺受，性格恭顺，习惯服从，非常好客，极少关注性生活的快乐和其他

^① 这个环绕着今日海地的岛屿和多米尼加共和国被西班牙人统称为伊斯帕尼奥拉岛（Hispaniola）。

激烈的身体运动”。^① 泰诺人种植丝兰根，收获后脱皮，做成木薯面包。他们还种植棉花和烟草，并且食用玉米和土豆。与征服者随行的多明我会传教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e de las Casas）写道：“他们有丰富的食物，有生活必需的所有物品。他们有许多庄稼，并且侍弄得很好——其物产非常充裕，我们用它们来充饥——我们都亲眼所见”。^②

泰诺人不是古巴的原住民。这个岛上更古老的族群被称为瓜纳阿塔贝伊斯人（Guanahatabeyes），他们来自今天南美国家委内瑞拉（Venezuela）和哥伦比亚（Colombia）的森林。直到现在他们的艺术品还能在巴拉科阿对面的半岛的尽头，主要是在瓜纳阿卡维韦斯（Guanahacabibes）半岛的西部被发现，这个族群的名称即来源于此。征服者贝拉斯克斯记载说，他们的生活“像原始人一样，没有房屋或者城镇，只是食用他们在森林中找到的肉类以及海龟和鱼”。

考古材料显示，瓜纳阿塔贝伊斯人被随后的两次移民浪潮驱赶到西部，这就是同样从大陆北迁，穿过奥里诺科河三角洲来到西印度群岛（West Indies' Island）的泰诺人和西波尼人（Siboneys^③）。他们都属于南美洲（South America）一个人所共知的阿拉瓦克人（Arawaks）族群，以主人—奴隶的关系共同生活。拉斯·卡萨斯记载说，西波尼人是“一个非常单纯和温和的民族”，他们与泰诺人比邻而居，但是被他们作为奴隶来对待。

对于哥伦布时代以前的古巴历史，除了人类学和考古学做了一些开拓性工作外，仍然主要依靠猜测和想象，它的早期殖民史也很少有人记载，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被该岛自己的历史学家所忽略。然而在殖民统治的前两个世纪，在这个岛上及其周围发生了一系列事件，给它

13

① 引自 Jaime Suchlicki, *Cuba from Colymbus to Castro and Beyond*, London, 1997, 8 页。

② 在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Historia de las Indias* (Vol. 3, Biblioteca Ayacucho, Caracas, 1986, pp. 81 - 101) 一书中用了很长的篇幅描述古巴的人口，以及这里的植物和动物。

③ 根据维基百科资源，Siboneys 即现在常说的 Ciboneys，为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居住在加勒比海中大安的列斯群岛上的原住居民。http://en.wikipedia.org/wiki/Ciboney, 2010 年 11 月 8 日。——译者注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的民族、社会和经济打下了永久的烙印。当地土著印第安人与西班牙征服者之间的融合；大量来自非洲（Africa）海岸的黑人涌入；一个拉丁美洲的西班牙大城市的奠基和建设；以及一种种植与畜牧并重的经济模式的形成——利用奴隶，使 19 世纪创造财富的机器，即蔗糖的出口最终获得繁荣——所有这些都是早期殖民史的重要发展历程。

同样十分重要的是古巴在殖民征服后不久就卷入了欧洲大陆的纷争中。作为西班牙帝国的一块殖民地，古巴发现它置身于欧洲战争的前沿，成为欧洲越过大西洋延伸到加勒比地区的前线。帝国主义列强企图使古巴孤立于当时的全球经济之外，使它仅仅依靠西班牙，但是事情的发展出乎他们的意料。在 20 世纪俄国人来此之前的很长时间里，古巴的居民区被法国人、英国人、荷兰人以及后来的北美人认为是官方舰队（和非官方的海盗）的合法猎物。古巴也与周围的邻国发生了紧密的贸易关系，就像在哥伦布时代之前一样——这些国家和地区有海地、牙买加（Jamaica）、佛罗里达（Florida）和中美洲（Central America），以及墨西哥（Mexico）。事实上，在西班牙人统治的前三个世纪，古巴的财富是建立在非法贸易和走私基础上的，这几乎与其母国和殖民地之间的合法贸易量一样多。^①

泰诺人第一次看到哥伦布驶过其北海岸，是在 1492 年 10 月 28 日，可能在巴拉科阿。他在 1494 年从欧洲出发的第二次探险中沿着古巴南部海岸航行，在许多小港湾登陆——包括后来成为巨大美国海军基地的关塔那摩（Guantanamo）。哥伦布以友好的笔触描述他的古巴之行，把建有大房子的村庄描写成“看起来像营地中的帐篷，没有规则的街道，但是星星点点遍布各处。屋内都打扫得很干净，装饰着精致的家具。所有这些房子都是用棕榈的枝干建成，十分美丽”。^②

西班牙在加勒比地区建立的第一个永久性的殖民地在古巴的东部，位于伊斯帕尼奥拉（Hispaniola）岛上的圣多明各（Santo Domingo）

① Roland Ely, *La Economía Cubana entre los dos Isabeles, 1492—1832*, Havana, 1960, p. 21.

② 引自 Willis Fletcher Johnson, *The History of Cuba*. Vol. 1, New York, 1920, p. 28.